

女诗人梅尔诗集《十二背后》三人谈

◎ 陈义芝 向 明 落 蒂

陈义芝:再生出光阴,覆盖来世

梅尔无论怎么忙,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总能保住“诗的状态”。

诗的状态是辨别一位优秀诗人的判准。诗的状态,是敏于观察、感受,专注于主客观语境,并对焦于声情、语义。

2013年梅尔出版《海绵的重量》,已呈现诗人的才华,包括:纤细的感官、女性的意识、现代的哲思、清雅的文理结构、对位的张力……。其中《至少还有你》一诗,以战栗的抒情,令人联想起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信,无限的渴望在黑夜飞翔,炽烈地贴近。

五年后梅尔结集了第二本诗集《十二背后》。“十二背后”是一个具有喀斯特地貌的溶洞生态区,她身入其境,迷醉于其内,在山林、洞穴、天坑、绝壁、钟乳石的守望中,拓建出一片新奇神秘的内心世界。

整本诗集共分五辑,作为诗集名称的书写,以《双河溶洞》《古特提斯海》《余下的时光》这三首长篇组诗最叫人震撼。以地质作品加以探察,确实具有独特的场景、意象,尤其是与环境有关的情节、感性,十分清晰,例如:

我吞吐过火焰
并经历着崩裂
那撕心裂肺的疼痛,被水注满^①

洞壁上美丽的弹坑让人着迷
那些充满力量的水都是子弹
子弹,穿过坚硬的石头与时光
穿过哭泣,穿过头颅
穿过我的手掌、心脏和自以为是的思想^②

我默默地守候在此
变成一座华丽的地下宫殿
变成你的海市蜃楼
与世无争地期待你再次路过^③

第一则诗行描绘的是海陆变迁、地震、火山爆发等地壳运动。第二则抒发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的感受。第三则表现石灰岩地区地下水经千万年溶蚀,形成各种晶体的地下岩洞。每一情景都有创作主体的“我”在其中,有作为情人的“我”的身份、心理,因而可以读出情诗的情事,“十二背后”变成一个神秘情人,梅尔的情感移注于“十二背后”的山水洞穴,山水洞穴的姿态也吸收于梅尔身上。如此一来,物我合一,鬼斧神工的自然之美,化生成奇绝的、惊心动魄的诗魂,演出梅尔所说“赴一场生命与生命的亿年之约”“遇见的是另一个自己”。

另一个自己是溶洞:
我的内部也开始秘密勾连
传递七亿年前的烽火^④

另一个自己是石头:
有时,石头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轻盈如棉絮
仿佛荡漾的柔情
穿过坚硬的时光^⑤

另一个自己是蘑菇:
你不会忘掉我的芬芳
冷漠的时刻,我会盛开成
一只毒蘑,让你记住山野的艳丽^⑥

另一个自己是废墟:
我是你存在的唯一理由
七亿年,我是你
真实美丽的废墟^⑦

石头与水,是溶洞中的主意象。石头砌成栖居的圣殿;水汇聚海一般的爱。梅尔歌颂的爱是带着所有泪水、记忆与伤痛,不惜腐蚀肌肤与容颜的爱;是无妨沉睡七亿年,“等待一双炽热的唇唤醒”“与你溶化在一起/再生出光阴,覆盖来世”的爱。

“再生出光阴,覆盖来世”,真乃彰显永恒的誓愿!对映“古特提斯海”的身世,有洪荒不灭的神力。

按溶洞原型,从属于女性象征,梅尔将自己的爱情意识投射在众神居住的山野,把凝视的景象变为象征,刻画怜惜、惶惑、痴狂的心思,也借以探寻未知的事理,成就了其特有的象征形式。《十二背后》的生命光谱,是梅尔澎湃倾诉的心灵神话,这等力作,足以见证

她写诗的专注、思索的深刻，让读者感知她创造不寻常美感的一颗诗心！

向明：读梅尔的诗集《十二背后》

一位非常资深的学者型诗评家对我说，现在为诗的文字写点什么感想之类，真的感到如履薄冰般危险，不是被诘为老套，就是被讥讽为外行，想我对诗感兴趣了一辈子，也写了好几本书，得到过学位，怎么一下子被贬到如此不堪地步？

我听了之后真是不知如何回话安慰他。因为似此种情形，我已见怪不怪，只是我本非学院出身，也没得过什么学位。虽写了几本近似品评类的书，我总认为那是我自己的读书心得，说了点什么那也只是我个人的偏见，难免不合学术标准，既老套又外行那是一定的。我觉得我本是票友下海，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堪。

但就是我这不合学术标准的自说自话，也还总有人不畏讥讽地来找我，要我这老朽为他的书写几句勉励的话。我这老脸常常也就盛情难却地答应了下来。最近大陆女诗人梅尔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十二背后》也找上了我。几年前她的前一本书名为《海绵的重量》，也曾托绿蒂来要我也响应众多大家的好评写一段我的感想，我曾以“诗的幸福度量”为题就她以毫无重量可依的海绵为喻依，比譬出她这海绵样的身姿，有时会“轻如一片云”的潇洒；“大如一片蓝天”样的无边；“一汪大海”样的厚重；“一片羽毛”般轻盈，这种种唯美的感受都是她历经诗的洗礼，宗教的庇护和故土山水的心灵滋养才获致的，我最后的结语是女诗人梅尔真正是得天独厚，幸福无比，都有她的诗为证。

现在接到她这本《十二背后》的新诗集，粗看一下之后，我便感到吃惊和为难了。我不知道是梅尔大步走得太快，还是我已老迈，脚步沉重，落后太深。发现我要把这本精装厚厚的诗集读完读懂恐怕已不太可能。常常有人说要求得大学问“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梅尔在这本诗集中的学问含金量，她不但读了万卷书，更不止行了万里路。要了解她的诗真的得费一番苦功。

一般而言，为人家的作品写评，大抵不外下面几种方式：一是，概念式地写几句恭维赞美的话，顶多引两句诗来作依凭，作者和评者都轻快。二是，把被评论的文字归类为某某派别或某种主义，或某某名家传人的一枝，让被评者一下子身份镀金，文章华国。评家更突显其权威性。三是，评家将作者的稿件真正花工夫从头至尾细读精研，甚至连作者下笔时的错别字和漏写句都替人改正补添。这种负责任的评家可以说非常难得见到，但一旦遇到，则是被评者的大幸运，真福气。

我一直对这三种评家的前两种不以为然，概念式的评语就像送花篮、花圈似的容易讨好，但写了等于没写。将被评者归类为某类派别或主义大家，我要像简政珍教授一样的说“对于任何严肃的作家，称呼其系某种主义者，都可能是某种侮辱。以主义或主义者标示作家，意谓他（评者）无力洞察个别作家作品里的纤细繁复，将其归类于大一统之下，顶多只能便于记忆而已。”

因此我要自己坦白，我已老迈，我的眼力和我的精力已经无能为力为她这本厚厚的，容纳浩瀚的诗集作出精致细读的功夫了。但我要郑重的推荐我所不识的张清华先生为梅

尔这本惊人诗集所作的长序《苍凉的相遇》。看得出张教授已经花功夫消化了这首像艾略特的《荒原》一样纤细繁复的长诗,为《十二背后》中的每一阶段的诗作了分析解读,并找出梅尔现时为诗的态度,认为从她一个东方女子,若非有一颗“世界主义”的心脏,何以能够这般落笔,作世界性的书写?同时张先生对此书诗中的内涵也获致一统一视角,称之为“极限式的抒情”,将至为庞杂的内容,上下数千年,乃至数亿年的时间涵括,包罗了大半个地球的空间,都给了写作者一种巨大的暗示。同时他在细读这本诗集以后,清晰地感受到了女诗人梅尔的两个精神原乡,一个是出自耶教“圣经”里的“耶稣受难地”(按系耶路撒冷的苦伤道);一个是来自云贵高原深处的“十二背后”。这两个巨大的超我牵引的结果,前者耶教精神首先内化了她信仰的道德力量,决定了她对世界救赎的自信。后者根据她对《十二背后》的自我解读,她认为“这就是一个‘王’的世界,十与二加起来就是一个‘王’字。那是一个能给人无限灵感的神秘的艺术天堂”。她说这是她自《海绵的重量》出版后,这三年来旅游耶稣出生地和云贵高原在隐藏了五到七亿年喀斯地貌区域的深入探寻的心得结果。

梅尔女士真幸运,有这么一位知心且诚心的大教授为她的诗作出了如此精辟且费精力的高明宏论,可以说比一顶桂冠还珍贵高级的赞美,诗人的华彩得以表扬,诗人的苦心得以揭露,这就够了,这就得到十足的安慰了。我为梅尔女士送上我个人的祝福,这本诗集应获得大家的接受。

落蒂:缤纷的诗作

诗和画一样,常把宗教的教材拿来作为创作的题材,以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东西方各自取材,东方佛道、西方大都以圣经。诗人梅尔《十二背后》一书共分五辑,第一辑即从《圣经》开始出发,《回到你的殿中》是第一辑的名字,诗作《约伯》从篇名就知和圣经有关,其他还有多篇如《大卫和拔示巴》《大卫的辩解》《旷野》《回到你的殿中》。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即可找到作者看待世界的心,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一颗如同圣母关怀世人的心。

因此从她的诗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圣灵的呼声,听到一个诗人企图把人世间的悲苦,提升到一种可以被抚慰,可以超越的境界。如《约伯》中的诗句:“这就是我的信念,不要考验我了,给我一碗水/我会把它变成你需要的江河”,多么想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一碗水可以变成你需要的江河,不是神迹,是什么?她旅游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慈悲的关怀之旅,读者可以和她一起在那些与信仰相关点上驻足流连盘桓,甚至忘返。

在长时间的锤炼,她的诗艺已推开一切现实的门,打开所有灵魂的窗子,给我们如此真挚心动的句子:“从来没有刀剑 只有钉子/从各各他一直钉到我心上/你的荆棘燃烧/冠冕压伤芦苇/我与你/在十字架血中联合/从那一刻/我与你 融化在光里/你隔着天庭与沟壑/让那些默示/从我的头顶长出来”(引自《我与你》)。诚挚的信仰已经融入了她的诗句。这样动人的诗句,绝不是单纯的受信仰影响而写出来的,而是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自然流出,因而如此可亲,如此令人动容。

再看引自《埃及艳后》的诗句:“英雄的落花/成就你陵墓的辉煌与从容/爱情 是一个/

沾染着血泪的梦想,越过战争与死亡/在你的微笑里/存活下来”,是她深察罗丹的精神逼力与里尔克经常封闭的世界,日日研读圣经,与神对晤,与哲理对晤,与永恒的事物对晤,所体会出来的生命的虚假与空无,用埃及艳后来诠释历史不断重演的悲剧。所以我说她的诗是自自然然的流露,绝非一般人往往受文字所奴役。也不用数以万计的连篇书写,或一再重演的电影连续剧才能诠释,就那么简单几个字,即道尽了千古以来,东西方多少历史悲剧不断重演。

她写诗除了倾心于圣经,表达她的信仰和慈悲之外,她的主题也延伸到有创造力的作家和画家等艺术工作者,如诗题《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安徒生》《生与生一致蒙克》《又见梵高》等等。可见主题十方宽广。后面我们还将谈到旅游诗、重现自然的诗即是。有创造力的艺术工作者,是世界杂乱无章中的花园,可以给我们流连欣赏,纾解疲劳困顿的身心。人们到一个地方旅游,名人艺术家往往是拜访的主题之一,例如她到布拉格即写《卡夫卡》:“我的存在变得可疑/在布拉格,你走街串巷/像一只甲虫跟着我/我不能从雪地里走回来/马车在天黑以前已经走过”。

第二辑《苍凉的相遇—马丘比丘》仍然延续着她的悲悯胸怀看世界“是的,打开我的伤口/打开印加帝国的伤口/打开秘鲁的伤口南美的伤口/世界的伤口……”(引自第十一小节第一段),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作者看着一块殖民者的铁蹄和带来的瘟疫,是如何令人痛心的毁灭这么一个曾经繁盛的文明。但这本诗集序的作者张清华却在文中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伟大的文明不是用奴隶的生命和血汗铸就的”,令人也不禁想起,中国的万里长城,不是也流传着“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几千年来,令观众哭断肝肠。诗人就是以诗来唤醒人类的良知和灵魂吧!

再来诗人也和现代当红的世界性关怀主题,关心自然生态,把她看过的世界级的天然景观加以诗写,用极细密的心思去探索这些世界,留下《双河溶洞》《古特提斯海》《废墟之花》和《十二背后》等诗。我读完《双河溶洞》一诗全部六节,即回到第二节的第一段:“我吞吐过火焰/并经历着崩裂/那撕心裂肺的疼痛被水注满”,是的,我满脑子被诗中的景物追怀哀悼的情绪注满。已经很少读诗有这种感觉了,往往读完脑中一遍空白。尤其读完《十二背后》的序和六节诗,我和作者一样的感觉,如该诗序中的第一段:“王,你隐藏了七亿年/当我蹒跚着跪在你面前/那曾经卷进你心脏的风沙/都变成了晶莹的珍珠/澄碧的水”,是的,不论作者如何以第六节诗句中说的:“我更多的时候像个天使……不,更多的时候我像个巫婆”,但他从《海绵的重量》出版以后,三年多来迷罪在“山水、溶洞、原始森林、天坑、地缝……中”,与她的“生命的高度融合……”(引自作者后记),确实让喜欢旅游,喜欢大自然的读者爱不释手。

作者诗作不断在突破往上拉高,可见其自我要求之高。我们看《旷野》一诗中,有如此令人惊奇的句子:“那是海岸消失的地方,从荆棘里/长出蜂蜜/从拐杖里长出盐/从石头里长出信仰”,真是新鲜有味的文字魔术师。而《春之末》乙诗中,有令人再三沉思的段落:“这是日月错乱的原因/我咬着牙关,度过雾霾深重的冬天/你不要剥夺春,春之硕果在花的背后,凋零是真切的存在/你浇灌我的头颅/世界,模糊不堪”。在《又见梵高》一诗有如下的诗句:“无数小蛇滚动在你的血液里/在树干、根须/天空、月牙和绿树的阴影里/无数

小蛇/绿色的褐色的黄色的粉色的/游动在你的手指间”，淋漓如舞，虚实无阻，如站在梵高画作前的指挥家，挥动着指挥棒，文字音符在节奏中舞动起来。意象缤纷如同梵高多姿多姿的画作。

她也是一个能用诗诉说故事的人，娓娓道来情节起伏，紧扣人心。例如《耶稣山》乙首，诗一开始，诗人即缓缓道出故事的开头：“有人可以举起来你吗？/耶稣/从你的肚子里穿过/撑起一个悲悯的头颅/你俯视着一月的河流/宽恕苍”，接着诉说故事的经过：“从各他山到这里/要跨过多少沙漠和海洋/面包山/在寂静的夜里被祝福”，接着一段一段缓的诉说有“你幽灵一般的身影”，也有“心在每一个缝隙歌唱”的桥段，最后来到末段：“回到带着海腥味的利马机场/我把你丢了/听说，水在故里/你骑着一条鱼/绕道亚马逊/已经回乡”，很多诗作，都有相同的效果，可以朗诵，令观众听得入神，不会像有些诗只能看，无法朗读。也不会像有些诗很像竞选、宣传单或战争的冲锋号，乏善可陈。

她也是在诗作中展现了把个人小我和人类大我之间契合为一体，即以个人代表全人类发声，例如《哈姆莱特城堡》中的诗句“人生的戏演到最后/就只剩下了空旷”，谁能例外，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不都是如此？此即以哈姆莱特的命运，诠释全人类的命运。也有看似无厘头的书写，却十分珍稀有味。例如《两个世界》乙首：“你并不知晓我的全部价值/我是一截甲骨文的支架/剑锋嗖嗖地从山上划过/你直直的头发充满/真理 在冬天”及末段：“当罗马从意大利出发/年迈的你下意识地回眸/而那时 我早已顶破/彩色的 恐龙蛋壳/在对岸的希伯来语里，出落的楚楚动人”。虽不可思议，却特别有味。

读着梅尔的新作诗集《十二背后》，真的觉得如序言中说的“这一趟，不容置疑的却是天路，一趟精神和生命的天路历程，足以让人难忘。”我在读诗的时候，深深的感佩她的宗教救世情怀以及悲天悯人的心怀，在用字遣词方面深深地打动人心，至于写作技巧如象征、暗示、反讽、妙悟……已经是次要的了。为这本诗集喝彩，乐于向读者推荐。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梅尔：《十二背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第213页、第203页、第193页、第194页、第211页、第204页。

（陈义芝，男，诗人、诗评家，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向明，本名董平，男，诗人，蓝星诗社同仁；落蒂，本名杨显荣，男，诗人，教师。三位作者主要从事现代诗创作与研究）